信息茧房视域下大学生思维教育的挑战与重构

邓雪锏 黄国芹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6）

摘要：社交媒体时代，个人可获得的信息呈几何式增长，蓬勃发展的技术及其带来的多元信息在丰富大众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系列隐患，信息茧房就是其一。以内容同质化、单一化等为表征的信息茧房毒化了大学生思维教育的对象、破坏了大学生思维教育的环境、影响了大学生思维教育的方式、局限了大学生思维教育的内容选择，对大学生思维教育构成了挑战。发展思维自觉，唤醒被“毒化”的思维教育对象；允许自由冒险，改变被“异化”的思维教育环境；鼓励探讨争鸣，创新被“固化”的思维教育方式；利用茧房优势，挖掘被“忽视”的思维教育内容，有利于重构大学生思维教育，帮助大学生“破茧而出”。

关键词：信息茧房；思维教育；大学生；挑战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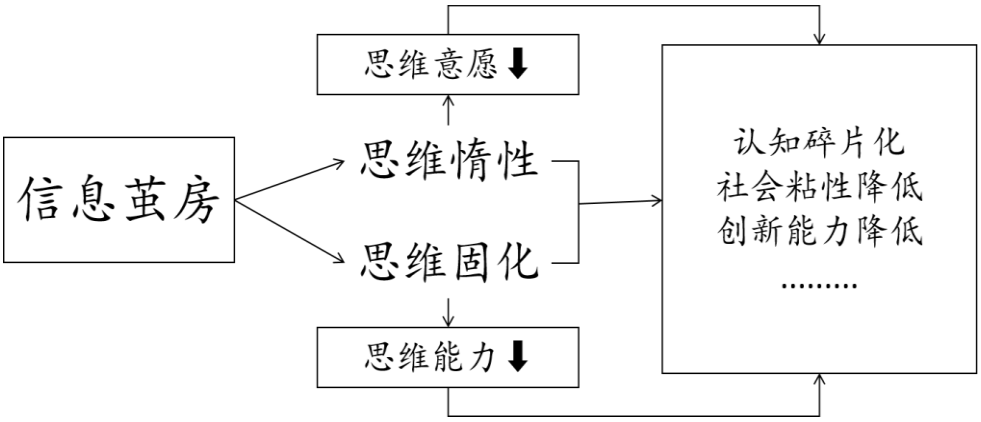
社交媒体时代，个体置身于信息海洋成为现实境遇。技术一方面为公众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寻求日益精细的“算法”，依托公众兴趣使得信息的量身订制成为可能。在技术的推送与个人的选择共同作用之下，公众日益困于自己的信息舒适圈，为自身打造着“信息茧房”。“信息茧房”的形成虽然依靠媒体技术的加持，但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在信息海洋面前的“自缚”[1]。大学生作为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极易陷入“信息茧房”。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思维发展，也对大学生思维教育构成了重重挑战，有悖于教育应有之义，最终不利于我国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思考如何帮助大学生“破茧而生”，抵抗“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促进其思维发展，重构大学生思维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教育生态的良性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一、信息茧房的研究回顾

“信息茧房”的概念最早由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指的是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公众面对诸多的信息，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倾向于选择满足需求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长此以往，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国内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领域，“信息茧房”的现实忧患与过度隐忧[2][3]、影响“信息茧房”形成的因素[4][5][6]、突破“信息茧房”的对策是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话题，也有少数研究者致力于探寻“信息茧房”的实质[7]，对“信息茧房”外延合理性进行了考察[8]。此外，部分研究者将“信息茧房”的概念引入教育领域，探讨“信息茧房”对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9][10]、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等的影响[11]；相较之下，国外学者更多地关注“过滤气泡”与“回音室”等与“信息茧房”相关的现象[12]，主要探究二者的产生机制[13]与应对举措[14][15][16]、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17][18]，也有研究者为技术正名，指出不应过于忧虑，不能否定媒体技术提供的多样性信息[19]。在教育领域，有研究指出个人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作为科学信息的主要来源，呼吁重新定义社交媒体下的科学教育以防止不良影响[20]。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和“回音室”等现象本身，尽管有关于

特定用户群体的研究，但在以“大学生”为关键词检索时，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等教育的影响[21][22][23]。鲜有研究探讨“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维教育的影响。思维教育既是其他教育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所有教育的共同旨归，无教育不关注思维，思维发展理应也必须是教育的应有之义。研究者指出内容呈现的同质性、内容获取的定制性及内容寻求的单一性是“信息茧房”的三重表现[24]，个体认知碎片化、社会粘性削弱、创新能力降低等都是“信息茧房”带来的不良影响[25]。其实仔细思索，究其根本，思维的僵化才是“信息茧房”带来的最大危害，它使个体难以正确认知事物，排除异己观点，走向个人中心，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他负面影响的形成（见图 1），而这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思维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抵抗“信息茧房”的不良影响，必须关注“信息茧房是怎样造成个体的思维僵化的？它对大学生的思维教育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重构大学生的思维教育？”这三个问题。



图一：“信息茧房”负效应关系架构

二、“信息茧房”与个体思维

（一）“信息茧房”的生成机制

如何在多元的信息中生存关涉到个体信息选择的能力，媒介的产生极大地帮助了个人选择信息。通过与个人相互作用，媒介会根据个体的网站信息浏览情况与主动选择的兴趣领域来记忆用户的信息，从而为个人提供定制信息。在此过程，媒介推送的信息固然重要，但个人接收信息的态度也起着决定性作用[26]。起初，大多数人主动选择接收信息，感激技术帮助筛选信息，减轻无关信息的干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提供的信息逐渐呈现同质化和单一化趋势，导致个体打开手机时看到的信息几乎一致。长期如此，个体可能出现认知固化，认为媒介推送的就是自己感兴趣的，不再关注其他吸引人的信息。在此过程中，个人选择能力逐渐丧失，最终沦为对媒介推送的信息的“被动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沉迷于媒介推送的定制信息世界，被动地屏蔽舒适圈以外的信息，导致自身持续暴露在单一、同质的信息环境中，思维逐渐受损。最终，个体可能会以“这是我根据自己的兴趣主动选择的信息，我对这方面感兴趣”等理由来安慰自己，从而“作茧自缚”，困于“信息茧房”之中。

可以发现，“信息茧房”的生成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记忆用户信息、定制信息形成与

“信息茧房”生成。在定制信息形成与“信息茧房”生成衔接的阶段，个体对待媒介推送信息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个体的态度[27]，对于“信息茧房”的生成有着重要影响，倘若个体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从信息本身的效用与价值出发，而不只是遵循自己的情绪性心理导向，个体便更可能在信息面前保持自我，主动选择。即良好的思维能力对于阻止“信息茧房”的生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信息茧房”却早已对个体的思维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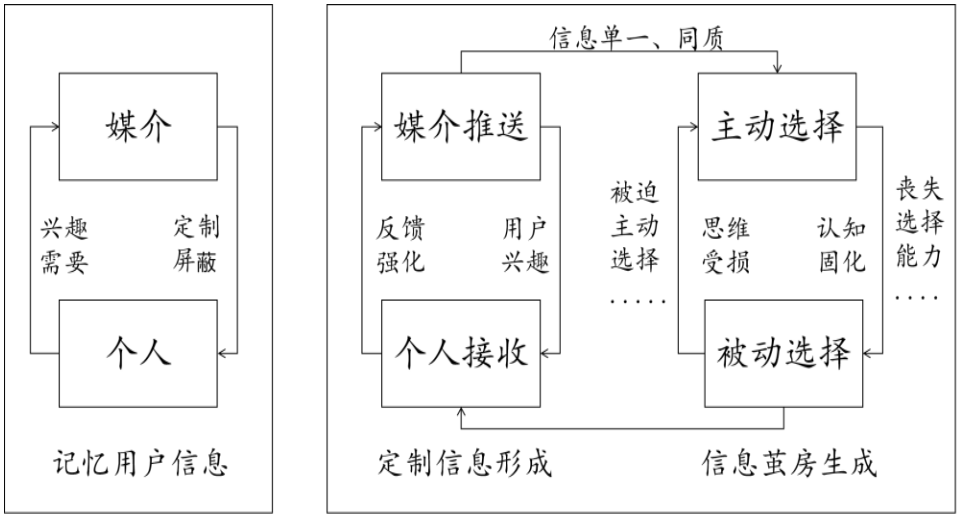


图 2.“信息茧房”的生成机制

（二）“信息茧房”对个体思维发展的影响

1.个体于多元信息的选择中训练思维成为空谈

多元信息环境对于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至关重要。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个体需要形成正确的认知，以便有效地选择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应避免极端地排斥看似不需要或异己的信息，而是要清楚地了解自己为何不需要某种信息，并能批判性地审视信息。从“信息茧房”的生成机制来看，媒介推送给个人的信息是基于其兴趣和需求。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但它忽略了个体兴趣和需求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因此，如果任由媒介推送信息，随着个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增加，他们面临的信息将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和单一化。这将导致个体训练批判性思维能力所需的“信息环境”逐渐变窄，最终不利于个体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导致个体接收信息的碎片化，面对不同意见时选择逃避和敌对，进而走向群体极化。

2.个体于交流探讨的氛围中刺激思维成为奢望

交流讨论有助于激发个体的思维发散，培养其发散性思维能力。俗话说，“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我们互相分享，就会都具有两种想法。”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讨论，个体能接收到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接触到自己未曾涉及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使思维得到发散，最终在多元信息环境中实现思维发展。然而在“信息茧房”之下，个体陷于其中，一方面由于媒介的定制推送难以接触到异己信息，另一方面个体在“信息茧房”营造的信息舒适圈内害怕接触异己信息。最终，在面对不同个体提供的异己信息时，个体往往会选择忽视甚至逃

避，更不用说与之交流讨论了。长此以往，个体的思维会受限，难以得到发展。这恰好印证了“思想的魅力在于交流与碰撞，沉浸于信息茧房之中只会是井底之蛙。”[28]

3.个体于自由冒险之中领悟思维的美成为妄想

“自由”是思维发展的重要条件[29]，相比于在知识堆砌的角落里躬身前进，在追求思维发展的自由冒险中昂首前进更有魅力。因为前者是做知识的傀儡，后者是做思想的主人。然而，在“信息茧房”的背景下，尽管媒介看似根据个体的兴趣和需求推送定制信息，但实际上剥夺了个体自主选择信息的自由。最初，个体在面对媒介推送的信息时确实基于自己的考虑进行主动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逐渐变得被动，不再清楚这些信息是否真的符合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信息存在，所以难以再进行自由选择。总之，个体自身搭建的“信息茧房”无异于是在不断给予个体限定的知识，削弱个体在知识海洋中自由冒险，领悟思想之美的勇气与能力，是不利于个体思维的发展的。

三、“信息茧房”视域下大学生思维教育面临的挑战

大学生作为社交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之一，一方面在进入大学之前，经历过长期的以统一标准、高分人才选拔为特征的应试教育，他们的思维发展总体上来说是有所欠缺，倘若不注意，极其容易受到“信息茧房”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以同质化、单一化信息为特征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的思维被局限、被抑制，一旦将接收媒介推送的信息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便会懒于思考，形成思维惰性，也会走向思维的自我化[30]，对大学生思维教育构成一系列的挑战。

（一）毒化思维教育对象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情境中相遇”[31]，所有教育都涉及情境。思维教育需要个体主动地际遇有利于思维教育进行的情境，自觉接收训练思维需要的多元信息。也即是说，思维教育的顺利进行需要个体的思维自觉，对周围充满好奇心，愿意主动进行思考。对于大学生思维教育而言更是如此，只有大学生愿意主动思考、发现问题，思维教育才有可能。然而，在“信息茧房”之下，大学生因为长期接收同质化、单一化的信息，对于其他不符合自己“兴趣”的信息会选择性屏蔽。于他们而言，媒介定制的信息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信息舒适圈，当久居其中，他们便会恐惧改变，也会懒于去思考其他信息的价值与功用，形成思维惰性。此外，他们容易对持有异己之见的个体产生漠视甚至敌视，成为极化群体里的一员。这些都导致大学生群体思维被毒化，失去思维自觉，最终不利于大学生思维教育的发展。

（二）破坏思维教育环境

回顾人类历史，那些孕育璀璨思想文明的时期，无一不充满了自由和冒险精神。正是由于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出现，思想文明得以发展。思想的发展需要自由的环境和个体的冒险精神，思维教育亦需要自由的环境和个体有冒险的精神[32]。自由的环境能让个体无拘无束地思考，无需担心是否符合某一标准、听从某一权威，或因与他人观点不同而受到

批评；冒险精神则鼓励个体勇于批判、追求内心所向、验证自己的想法。然而在“信息茧房”之下，一方面大学生被迫屈居于“茧房”之中，被灌输着所谓适合自己的、与自己兴趣“相符”的信息，不再能自由地筛选信息；另一方面，“信息茧房”为大学生缔造的信息舒适圈容易让个体沉沦其中，不断削弱个体的冒险精神。同时，信息茧房中的同质化和单一化信息将多元信息排除在外，剥夺了思维教育发展所需的多元信息环境，也使思维教育发展所需的争鸣氛围被群体性沉默所掩盖。这一系列问题都对大学生思维教育构成了挑战。

（三）影响思维教育方式

“要说我国没有思维教育是绝不正确的，因为教育总会涉及到对思维的发展”[33]。在教育中，常见的关于思维发展的说法是批判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等，无论是哪种具体的思维方式，都是对个体思维的关注。同时，无论是哪种具体的思维方式，都少不了在教育中鼓励质疑挑战，跳出标准答案的范围限制。也正是基于此，在教师的教育教学中，辩论探讨、交流讨论等相关教学方式不断被给予更加突出的重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思维教育要依靠个体充分融入的方式进行，绝不能依靠教师的照本宣科。于大学生思维教育而言亦是如此。相较于中小学阶段，大学应该培养更多能够独立思考和发展创新的人才。在大学进行思维教育更需要依赖于一系列有利于个体参与的辩论、探讨等环境，让大学生在学术争鸣中获得思维发展。然而，在“信息茧房”之下，大学生的思维逐渐僵化，出现思维惰性，主动逃避与他人争鸣，也不愿意挑战其他领域。在课堂上变成沉默的机器人，不愿去思考，教师设置的一系列刺激大学生思维发展的情境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最终不得已草草收场，这对大学生思维教育构成了挑战。

（四）局限思维教育内容选择

“信息茧房”对思维教育内容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思维教育主体即教师对思维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思维教育的对象即大学生群体对思维教育内容的选择。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体都或多或少受着自身“信息茧房”的影响，因此，在关注大学生受“信息茧房”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教师同样受到“信息茧房”的影响。这使得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能倾向于符合自己认知和情感偏好的内容，即更贴近其“信息茧房”的内容。这可能与大学生感兴趣的信息和内容相冲突，导致难以引起大学生的关注。例如，教师可能认为某个章节非常重要，能够给学生带来很多启示，但学生却觉得老师的讲解难以引起兴趣，不愿意继续听讲，从而使思维发展在听课过程中变得困难。除了教师自主选择的内容外，课程规定的固定内容也可能因与大学生的兴趣不符而不被接受。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激发大学生思维发展成为空谈。

四、“信息茧房”视域下大学生思维教育的重构

（一）发展思维自觉，唤醒被“毒化”的思维教育对象

重构大学生思维教育，首先需要唤醒被“毒化”的思维教育对象，即激发“质疑”、“挑

战”和“好奇心”等思维发展的关键品质。然而，在个体成长过程中，这些宝贵品质逐渐消失。儿童天生对一切充满好奇，喜欢追根究底。然而，在接受教育后，学生的头脑往往被视为容器，教师的任务被认为是向其中灌输人类丰富的知识，学生只需掌握知识并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长大了，但小时候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却变小了。这是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是中国教育发展需要避免的痛点。相较于以升学为目标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更有可能和时间重拾好奇心，发展思维自觉。因此，必须关注对大学生思维自觉的唤醒，通过学术探讨、学术竞赛和生活化问题解决等方式鼓励大学生寻求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不必强求立即跳出“信息茧房”的束缚，而应充分利用大学生的“信息茧房”，鼓励他们在感兴趣的领域利用自己的兴趣寻求突破。相较于直接让他们接受自己兴趣之外的事物，实现“茧中突破”可能更为容易。当他们在自己的兴趣领域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时，很可能会涉及到兴趣领域以外的知识，从而促使他们主动接收其他领域的信息。教育者只需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支持。

（二）允许自由冒险，改变被“异化”的思维教育环境

思维发展需要自由。大学生作为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的个体，在长期的教育中已经慢慢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套认知方式。因此，他们可以自由探索、可以去享受思维的冒险。然而，现实境遇下，大学生仍被标准包裹，仍被权威桎梏，在大学教育中，还是存在以标准答案为基础的考核，存在挤占学生自由进行知识冒险的课业任务。试想，在还是要求学生听从标准、听从权威的教育之下，大学生们自由冒险何以可能？他们只会疲于应对无尽的考核与课业任务，闲暇的时间也更可能会在自己的兴趣中去寻求慰藉。因此，重构大学生思维教育，必须允许大学生们自由冒险，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去自由探讨，这也就要求大学教育应该权衡课程设置、创新考核方式，做大学生无效任务的减法与有效行动的加法。同时，教师要适时地恰当地引导他们去思考、去探讨，以一定新颖的形式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兴趣以外的信息，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思维教育的环境。

（三）鼓励探讨争鸣，创新被“固化”的思维教育方式

重构大学生思维教育，必须改革思维教育方式。大学生的思维发展已经具备了逻辑思维和进行抽象思维等相对高级思维的能力。因此，在大学开展思维教育一方面可以通过专门的思维教育课程，如逻辑学等，来促进大学生的思维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在其他课程中为思维教育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渗透思维教育的内容以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此外，无论是专门的思维教育课程还是通过其他课程间接为思维教育服务，都需要教育者改变被“固化”的思维教育方式，推动课堂改革，让沉默的课堂重新焕发生机。教育者可以利用学生喜欢的方式刺激他们参与课堂，例如借助媒介技术的支持，唤醒学生对感兴趣问题的关注；通过外在奖励，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和学术争鸣，从而在碰撞和交流中实现个体思维的发展。最后，要关注对大学生思维教育效果的评价[36]，以评价促发展。

（四）利用“茧房”优势，挖掘被“忽视”的思维教育内容

教育教学不是教师一人主导的独角戏，需关注学生的需求。思维教育也是如此。在“信息茧房”背景下，思维教育内容受到不同选择对象的情绪性信息偏好的影响。若仅由教师决定内容和方式，学生的主体性将无法发挥，积极参与课堂和思考问题将成为空谈。因此，重构大学生思维教育需关注学生对理想思维教育内容的选择。一方面，教师可利用“茧房”优势，通过与学生交流和互动，了解他们感兴趣和关注的问题及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为思维教育内容设置提供参考。例如，若学生对明星效应感兴趣，可针对该效应设置辩论和讨论，激发学生思考，促进思维发展。另一方面，教师需认识到自己也受“信息茧房”影响，可利用自身“茧房”优势，在挑战兴趣领域和寻求自我突破方面为学生树立榜样，帮助他们认识到应寻求突破而非盲信权威，逐步引导学生走出“信息茧房”，实现思维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金国.信息茧房的要害在于“自缚”[J].青年记者,2021(02):127.

[2] 赵庆来.“信息茧房”：在形成与解构之间[J].青年记者,2021(20):26-27.

[3] 张璐璐.破茧与共治：社会治理视域下的“信息茧房”[J].重庆社会科学,2021(07):118-132.

[4] 张玥,李青宇.基于 PPM 理论的网络用户信息茧房滞留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情报,2022,42(04):52-61.

[5] 徐英瑾.人类认知与信息茧房[J].读书,2021(06):103-111.

[6] 张海.网络用户信息茧房形成机制的概念框架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11):60-64+107.

[7] 王瑞.“信息茧房”的实质、成因与突围之道[J].青年记者,2020(36):23-24.

[8] 李晓云,王锋.“信息茧房”概念外延的合理性考察[J].青年记者,2021(24):35-37.

[9] 周琼,欧阳剑.信息茧房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探究与实践[J].图书馆学研究,2021(22):42-48.

[10] 王益成,王萍,张禹.信息茧房视域下公众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0(03):10-17.

[11] 李玉竹.“信息茧房”对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及破解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1):74-76.

[12] Mario Haim, Andreas Graefe & Hans-Bernd Brosius (2018) 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 Digital Journalism, 6: 3, 330-343.

[13] Baumann Fabian, Lorenz-Spreen Philipp, Sokolov Igor M, Starnini Michele (2020) Modeling Echo Chambers and Polarization Dynamics in Social Networks, 124: 4.

[14] Helberger Natali, Karppinen Kari, D'Acunto Lucia (2018) Exposure diversity as a design principle for recommender system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 2, 191-207.

[15] Amrollahi Alireza (2021) A Conceptual Tool to Eliminate Filter Bubbles in Social Networks, 25.

[16] Geschke Danie, Lorenz Jan, Holtz Peter (2019) The triple-filter bubble: Using agent-based modelling to test a meta-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mergence of filter bubbles and echo chambers, 58: 1, 129-149.

[17] Bozdag Engin, van den Hoven, Jeroen. Breaking the filter bubble: democracy and design,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7: 4, 249-265.

[18]Van den Bulck Hilde,Moe Hallvard(2018)Public service media, universality and personalisation through algorithms: mapping strategies and exploring dilemmas, 40: 6, 875-892.

[19]Dubois Elizabeth, Blank Grant (2018)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21: 729-745.

[20]Hoettecke Dietmar, Allchin Douglas (2020) Reconceptualizing nature-of-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104: 4, 641-666.

[21]何跃，甘荣丽．“数据噪音”的挑战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2021(03):166-171.

[22]周宣辰,程倩．“信息茧房”负效应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探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06):112-119.

[23]郎捷，王军．“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0):13-15.

[24]虞鑫,王金鹏.重新认识“信息茧房”——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2(03):65-78.

[25]张敏,王朋娇,孟祥宇.智能时代大学生如何破解“信息茧房”？——基于信息素养培养的视角[J].现代教育技术,2021,31(01):19-25.

[26]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01):30-38+73.

[27]牟芷.“信息茧房”的矫治——大学生阅读引导的研究与思考[J].编辑学刊,2019(03):44-48.

[28]饶旭鹏,白双航.网络交往中“信息茧房”及人的解放探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01):16-21.

[29]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0]汤广全.“信息茧房”视阈下大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和塑造[J].当代青年研究,2018(02):52-58.

[31]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2]冯向东.思维的批判性与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03):17-24.

[33]时龙.关于思维研究与思维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J].教育科学研究,2019(01):5-12.

[34]刘朔,刘颖.英国的思维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2(10):14-17.

[35]彭青龙,廖静.科技文明、生态文明与思维教育————访谈谢和平院士[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02):1-10.

[36]胡弼成.论教育形态的变革——思维教育简论[J].高教探索,2008(05):15-19.

Challeng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inking educ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cocoon"

Xuemei Deng Guoqin Hu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06)

Abstract: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ndividuals has grown geometric ally. The booming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it brings not only enrich people 's liv es, but also breed a series of hidden dangers. Information cocoon is one of them. The informatio n cocoon characterized by homogen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content poisons the object of coll ege students ' thinking education, destroys the environ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 thinking educatio n, affects the way of college students ' thinking education, limits the content sele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 thinking education, and poses a challenge to college students ' thinking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consciousness of thinking and awaken the ' poisoned ' thinking education object ; to allow free adventure and change the ' alienated ' thinking education environment ; encourage th e discussion of contention, innovation is ' curing ' way of thinking education ; using the advantag es of cocoon room and excavating the content of thinking education that has been ' ignored ' is conducive to reconstructing college students ' thinking education and helping college students ' br eak cocoons.

Keywords: Information cocoon ; thinking education ; college students ; challenges